

# 黒 鶴

黒

鶴

Kaburagi Ren

[日]  
鏑木莲

著

李轶伦 王倩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黑鹤

(日) 筒井康介 著

李轶伦 王倩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KUROI TSURU by Ren Kaburagi

Copyright © Ren Kaburagi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by Ushio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shio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East West Culture & Media Co., Ltd., Tokyo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9-0227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鹤/(日) 楠木莲著; 李轶伦, 王倩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133-3286-6

I. ①黑… II. ①楠… ②李… ③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1123 号

---



## 黑鹤

(日) 楠木莲 著; 李轶伦 王倩 译

统筹策划: 阮航  大冠策划

责任编辑: 王萌

责任校对: 刘义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冷暖儿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 151千字

版次: 2019年2月第一版 2019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3286-6

定价: 45.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怨憎会苦——与怨憎的人相会
- 3 黑 鹤
- 35 莱卡的证言
- 爱别离苦——与深爱之人离别的痛苦
- 75 重要的人
- 109 步上白云
- 131 鱼的时间
- 求不得苦——所求之物不能获得的苦恼
- 167 京都猫咖啡推理日记
- 203 小糖果
- 五蕴盛苦——人的肉体和精神不能随心所欲的痛苦
- 233 誓 言
- 251 水泡：直到接受死亡
- 287 花即是心

怨憎会苦——与怨憎的人相会



黑 鹤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江戸川乱步先生的作品。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江戸川乱步论》。我曾想，既然选择了当作家，就一定要获得冠有“乱步”二字的新人奖。可虽然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并没有做好挑战江戸川乱步奖的心理准备。后来，我在杂志上看到了“立教学院创立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江戸川乱步纪念第一届立教·池袋猫头鹰文艺奖”的征稿启事。怀着对乱步先生的敬意写出的此部作品有幸入选，出席颁奖招待会的一位曾获乱步奖的作家说：“付出的努力总是会被乱步奖的评审员看到的。”这句话给了我应征第二年乱步奖的力量，我到现在也无法忘怀。本作品是最早刊载在杂志上的小说，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特将此作品作为本书的题目。



公司每周五的企划会议简直就像给平井步开批斗会一样。为了让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平井步今天也像往常一样坐上了山手环线<sup>①</sup> 的电车。平井在一家出版社的旅游信息部门工作，这里出版的月刊杂志《旅途悠悠》是他们的主要商品，杂志主要介绍与旅行代理店共同企划的旅游方案和一些游记。最近，由于世界局势恶化和新型传染病横行的影响，与海外游相比，较为高级的国内游更受人们的欢迎。在此背景下，原本就以中老年为对象的《旅途悠悠》杂志更加注重内容的高雅化和旅游方案的豪华化，《旅途悠悠》也因此销量大增。公司的头头们视此为良机，要求平井所在的企划部不断提出新方案并于每周五进行定期汇报。企划部共有四人，平井是最年轻的一个，自然备受期待能够拿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方案。无论如何，他得打破中老年人的思维定式，拿出有新意的点子来。刚进公司的时候，平井父母的年龄加起来正好一百岁，他把父母想象为读者，想出了一些比较新颖的方式。他的父母比较新潮，喜欢听披头士，到了休息日就挽着手出门，所以，平井丝毫不认为凡是中

---

<sup>①</sup>东京市中心的铁路环线。根据行驶方向分为外环（顺时针方向）和内环（逆时针方向）。

老年人就该去歌厅唱老掉牙的演歌<sup>①</sup>。

然而，在平井进公司的第四年，尤其是这半年左右的时间，无论他提出什么方案都不被采用，不但不被采用，还总被上司骂个狗血淋头。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平井心里也有点儿数。当今，更为豪华高级的旅游方案才会受到青睐。在贫富两极分化变得严重的时代，旅游方案也逐渐分成超低价格和超豪华这样极端的两种，平井的公司走的是超豪华路线，这对出身于中流家庭，没有高级消费意识的平井来说，确实有点摸不着方向。

“什么破公司，老子不干了！”

一边这样大骂，一边把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摔在地上的情景不止一次在平井的脑子里浮现。当然，他可不敢真这么干。在这个经济萧条、换个工作比登天还难的时代，不会有一家公司那么好心愿意雇用一个跳脚大骂着辞去工作的人。虽然他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算长，却也深知业界内的消息传得比千里马还快。而且，令他头疼的是，对于完全不同的业界他又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尽管净是些令人讨厌的事情，但只有忍耐。除了把怒气咽下肚子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况且，公司里还有一个人让平井很在意，她叫真田京子，是公司的电脑排版员，今年二十七岁，比平井大一岁。她的一举一动都显得成熟稳重，优雅大方。她的脸庞细长白皙，鼻子小巧玲珑，双眼间距虽感觉稍大，但微微隆起的下巴勾勒出优雅的线条。紧闭的双唇棱角分明，微笑起来只有上嘴唇稍稍翘

<sup>①</sup>有日本特色的传统歌谣，较受中老年人欢迎。

起。每当平井在企划会议上被炮火集中轰击，精神上被搓揉得像一块破布时，只要一看到真田的面容，就会感觉得到了拯救。真田擅长和式设计，对高级物品也很在行，当平井陷入困境时，她还曾不经意地给平井的桌子上留个便条为他提提建议。虽然平井还没有向真田表白过，但已被她吸引住了。

为了让在企划会议上发热的脑袋冷却下来，平井从离公司最近的有乐町站乘上山手环线的电车，开始了绕行一周需一个多小时的旅程。这个方法是他在书上看来的，他一试还挺有效。平井感觉电车内和车窗外都会给自己带来刺激，闭塞并硬化的血管随着一站又一站的行进而变得软化，脑子也逐渐恢复思考。

只要公司不炒我的鱿鱼，我决不会主动放弃！他想。

就算考虑到最为糟糕的情况时，只要听着电车发出的那令人觉得安心舒适的声音，平井就会莫名地乐观起来，觉得顺其自然就好。

听着电车悦耳的声音，他有时还会想起曾经向往着当一名电车驾驶员的少年时代。

平井到高中时一直生活在京都，那时他一直希望能够驾驶小豆和奶黄色的双色近铁<sup>①</sup>电车。从位于伏见的家到京都站，虽然只是短短十几分钟的路途，却让这个男孩子着了迷。

尽管平井还没到那种常爱怀旧的年龄，但他挺喜欢回想那个充满自信的年代。

他坐在电车上回忆着这样的往事，看着不断流向身后的风景，肚子里的怨气也渐渐消失了。他的身心不可思议地恢复了生机，也能再次迈进公司的门槛了。

---

<sup>①</sup>近畿日本铁道公司的简称。

要没什么大事的话，公司的会议一般开到中午就结束了。只有在周五，平井会利用弹性工作制将午休的一个小时延长到一个半小时，然后踏上他的环线旅程。为了在车里解决午饭问题，平井在车站的小卖店里买了饭团和瓶装茶。

车厢中银色的扶杆将座椅节节隔开，他在靠近车门一侧的二人座位坐下，把领带解下来塞进了西装的口袋里，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仿佛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白天的山手线和通勤高峰时相比显得很空，但还不到空荡荡的程度。要想坐着欣赏车窗外的风景，得在比较容易找到空座的前方车厢乘车，眼疾“脚”快地占领一个座位。

这一天是七月的一个星期五，太平洋高气压覆盖着整个日本列岛，还没到中午，气温就已经超过了三十五摄氏度。与平常一样，平井跨进缓缓驶入有乐町的电车时有点儿气喘吁吁。

平井之所以选择坐内环方向的电车，是因为下一站是东京站，上下车的乘客很多，给人一种心情归零的感觉。而且，经过神田站后就是秋叶原，从秋叶原上车的御宅族们满是一副与尘世无缘的模样，这也让平井觉得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所谓“常识”的枷锁变得毫无意义。

平井尤其对那些着迷于动画片的中年人感到又同情又羡慕。他甚至觉得自己干涸的精神沙漠因此得到了些许滋润。

平井挨个儿打量着车里的乘客，过了一会儿觉得有些看腻了。电车里的冷气开得很足，让人感到有些冷。而平井觉得自己的存在使车内的光景显得更为冷寂，他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儿可怜。

就在这时，一个其貌不扬的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突然和平井搭起话来。

“旅游杂志也不太好办吧？”

这个男人脸盘大，脸上的胡子连到了脖子上，还逆时针地打着旋儿，使人联想到粘在磁铁上的铁砂，他给人的印象实在不雅。这个男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坐在平井旁边的暂且不说，单单是他竟然知道自己是出版社的人这一点就让平井感觉有些发怵。平井惊讶地盯着这个男人一时说不出话来。

“说错了你别介意，我看到你的圆珠笔上印着‘旅途悠悠’几个字。”

看到平井惊慌失措的表情，这个男人像答对了谜题似的，脸上得意地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接着他又吧嗒起有些肥厚的嘴唇说：

“我看到你很多次了。你没注意到我吗？”

“没有。”

说着，平井把圆珠笔插进了里面的口袋。好不容易盼来的散心解忧的宝贵时间被人打搅，平井很不愉快，他毫不掩饰地把头扭向车窗的方向。这个中年男人试探性的眼神和黏人的说话方式都让他感到很不舒服。

“每星期五你都会坐这辆电车绕山手线一周，享受三十五公里多的短途旅行。到了御徒町或上野附近开始吃饭团、喝茶。哦，对了，饭团和茶每次也都是一样的东西吧。饭团是金枪鱼蛋黄酱和鲑鱼子味道的，茶是那个制造洋酒的厂家出的绿茶，对不对？”

听到这里，平井连忙用手盖住装着饭团和瓶装茶的白色塑料袋。这个中年男人说得没错，不但今天的午餐内容被他猜了个正着，而且正如他所讲的那样，他正是打算到了上野附近的阿美横丁再开始吃自己买的饭团。平井怔怔地望着，车窗外的高

楼大厦在他眼前不断游走。不一会儿，列车行驶到了御徒町站。

“我很喜欢观察人。”这个男人说道。

他的胡子很浓，可头顶却是光秃秃的，比第一印象显老一些。或许，反而实际年龄比外表更年轻也说不定。这个男人穿一件浅蓝色的开襟衬衫，头部与身高一米七多的平井大约在一个高度，可他的屁股坐得很靠前，背像猫一样弯曲着，可见他的个子不矮。

“怎么样？在绕回有乐町站之前的这一个小时里，愿不愿意听听我的故事呢？当然，你不用在意，你边吃边听就行。你不是总是先吃金枪鱼蛋黄酱味的饭团吗？你吃吧。”

“那个……我们以前认识吗？”平井问道。

“不，一直都不认识。半年前我偶然看到你，那时只是观察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没有。仅此而已。哎呀，到上野站了。从有乐町到上野已经行驶了四点四公里了，我的故事得讲得快一些才行了。”

一片绿色越来越接近列车的前方，那是上野公园的一个小山丘。这片可以休息一下眼睛的绿色滑进站台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可对平井来说好像是他的山手线之旅的一个停顿点。

“我坐电车并不觉得无聊。”平井说。

“我知道。你一定很喜欢坐电车，要不然就不会每周都来坐了。”这个男人笑着答道。

他一笑外眼角就很夸张地向下歪去，他这副像好好先生一样的表情也让平井觉得特别反感。

这家伙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啊？手里拿着一个挺大的黑色皮包，像是个搞推销的。平井心里正这样嘀咕着，那人说道：

“你别多想，我不是什么可疑的人。你是不是有点儿在意我这个皮包啊？别担心，我不是搞推销的。虽然我的工作是用强磁力净化自来水的商品，但那可不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买得起的东西。我要给你讲的故事跟做买卖没有关系。”

“我非听不可吗？”平井小声嘟囔了一句。

“肯定对你是有好处的。我就不啰唆了，赶紧切入正题吧。这都已经到莺谷站了，又浪费了一千一百米。时间就是金钱啊，平井君。”

“欸？！”平井吓了一跳。

“我只是看到了你西装上绣的姓名而已。你别紧张嘛，平井君。”

平井感觉到，这个男人要不把他想说的话说完，肯定是不会放自己走的。座席间的扶杆好像施了法术一样，把平井和这个男人圈在了一起。

绕回有乐町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还缠着他不放，就向车站工作人员求救。现在要是刺激到这个人，万一他要出刀子什么的，说不定自己还会受重伤。

平井心里这样决定以后反倒轻松了许多。山手线一周二十九站，现在已经过去六站了，再忍受二十三站就到了。反正装着听他讲就行了，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

“好，那我就开始讲了。我要给你讲的故事跟这个有关。”说着，他从黑色的皮包中拿出了一小小的红色纸片。

虽然平井只是打算装着听听就好了，可还是不禁想看清楚这个红色纸片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把目光投向了他的大手中。那是一只用折纸叠的纸鹤，纸鹤的双翼没有展开，整整齐齐地贴在一起，所以看起来就像个纸片。

“纸鹤。”平井不禁开口说道。

听到平井的话，这个男人显得很高兴。他把纸鹤的双翼左右拉开，让鹤身鼓了起来。接着，他抓起平井的手，把纸鹤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掌心中。

“没错，正是日本的传统手工艺术，折纸的基础——纸鹤。纸鹤曾风行一时，江户时代还有过介绍纸鹤折法的书籍呢。纸鹤的折法多种多样，有鹤嘴连在一起的，还有翅膀连在一起的，真是妙不可言啊。不过，后来人们开始追随西洋文明，纸鹤的折法也就只剩下现在这种了。折纸的理论还被用在了人造卫星的太阳能电池板技术上面呢。这可是日本引以为豪的手工艺术。哎呀，话题有点儿扯远了。好，你把它拆开看看。”

“是把这只纸鹤拆开吗？”

平井好像是魔术表演时被叫上台的观众一样。不知是因为这个男人说话抑扬顿挫，还是因为他的语调高傲威严，总之，平井正在成为这个男人的傀儡。

红色的纸鹤叠得整齐漂亮，应该是出自某个非常认真的人之手。平井小心翼翼地把纸鹤拆开了。纸鹤的肚子里当然没有内脏，取而代之的是一长列日语假名。

ふりふふめりめれふふきくふはめきめははは

平井反复看了三遍也没看懂。这令人想起能乐<sup>①</sup>演奏者喊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号子，但这串文字更没有规律。字看起来有些潦草，想必是个男人写的。

①一种日本传统舞台艺术表演形式。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男人问。他一咬牙关，脸颊上就会突起几道筋，就像鱼鳃一样。

“一点儿也不明白。”平井回答道。

一对情侣模样的人推着大旅行箱上了车，一看就是从成田机场坐特快电车换乘来的。平井一边注意着行李牌上的旅行公司，一边想着电车应该是到达日暮里站了。

“其实这只是个暗号而已。”

“暗号？”平井盯着纸鹤问。

男人接着答道：“这是一对不被允许相恋的男女用过的暗号。你一定在想，在手机如此普及的现代社会，怎么还用这么麻烦的方法？”

平井点了点头，但他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手机的普及持欢迎态度。他自己就很讨厌公司配给他的手机，觉得那就像拴在脖子上的铃铛一样。不仅如此，他认为电话这个东西就不应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生活舞台上。电话本来是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很难交流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联络方法。

尽管平井承认手机作为一种交流手段是很发达的，但他对手机反客为主地成为生活中心而感到厌恶。无论在什么地方，正在做什么，都会听到手机铃声。面对面地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它也会肆无忌惮地来打断。有一次，平井的手机铃声忽然响起的时候，正一起做色调校正的真田京子吓得怪叫了一声。听她发出那种不高雅的声音只有那么一次。

“平井，你不会是那种坐电车时也不把手机调震的没有礼貌的人吧？”

京子咬着下嘴唇，脸上露出不同以往的严肃表情。平井这时感觉到，从文静中显露出严肃的样子也会成为女性的一种迷